



《失落的黑貓》

第四至第六章

原著／退役上將 華錫鈞 譯文／沈宗李先生

提 要

中華民國空軍第35中隊與美方合作，執行U-2高空偵查任務，在當時列為極機密，飛行員陳懷為U-2偵察機設計一黑貓圖案，黑貓造型代表U-2機身，金色貓眼則象徵銳利的高空攝影機，並特地訂作了標有黑貓圖案的夾克，因此35中隊又被稱為「黑貓中隊」。

民國52年(西元1963年)該中隊飛行員葉常棣及張立義先後赴中國大陸執行任務，不幸被大陸導彈擊落後被俘，從此歷經囚禁及勞改的漫長歲月，經過了20餘年終於重新踏上台灣國土，人事卻已不復往昔。

此書原為英文版本，作者為退役上將華錫鈞將軍，後經沈宗李老師翻譯為中文，其內容詳實記載了當年葉員及張員於大陸被俘後的種種經歷，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失落的黑貓一書，由空軍司令部出版，該書的發行引起極大的迴響，本刊經由退役上將華錫鈞先生的首肯，將分期轉載(本期刊出第四至第九章)，敬請期待。

第四章 勞動改造

隔了幾天，老朱一大早就跑來通知葉收拾行裝準備搭下午的火車去公社，他說：「你最好把所有的東西全帶去，因為公社那邊很窮，連被子都買不到的。」

葉要了一條粗繩把床上的墊被、被子、被單及枕頭攤開，再把所有的衣物放在上面，一起包住用粗繩網紮起來成為一個鋪蓋卷，因為沒有太多其他東西，一下子就收拾好了，這時他發現那一套「毛澤東選集」仍留在桌上，趕快打開包袱將這些書裝進去，這是中共的聖經，誰敢忽視它。

10月是北京最美好的季節，涼爽的秋風

把都市裡的塵霾吹走，樹葉在艷陽照射下更亮麗了，葉坐在椅子上欣賞窗外的美景，他曾經同樣的看著窗外景色不知多少次了，以前並未覺得這景色有多美好，可是如今即將離開這間斗室，不禁感到留戀起來。

一輛小巴士來接他們，葉提著行李上車，老朱和二位士兵也帶了小包隨後上車，看來旅程要好幾天呢！葉開口問老朱道：

「公社在那裡？」

「我們送你去紅旗公社，在武漢西南邊。」

葉是U-2飛行員，當然知道武漢的位置，它在長江邊上，正好在重慶與上海中間，距離北京至少2,000多公里。

「那真是一趟長途旅行，坐火車大概也要2天才到得了，希望這班車中途不要耽誤才好。」葉自言自語的說著。

北京火車站非常大，可是在巨大的人潮裡似乎仍嫌不夠大，老朱獨自從煙味刺鼻的人群中穿過去，走到一個專門為軍人服務的櫃台取車票，隨後領他們一行進入月台。

月台上也擠滿了人，互相推擠，不斷吵罵，爭先恐後地搶著登車，大概軍人的權威再加上腰間掛的手槍，使得大家畏懼，自動讓出了一條通道給老朱4人先上車去。

他們的座次在車廂中間，上車後卻發現車廂裡的座位全坐滿了人，他們走到預訂的座次後，士兵之一就大聲的向佔坐的人說：「喂喂！你們趕快走開，這是我們的位子。」

這4個人不敢爭辯，乖乖的起身讓位，他們一定沒有買訂位票，甚至可能沒有票就混上車來的；因為走道中不是行李就是站著的人，幾乎難以走動，有一個10幾歲的少年走到一位戴著早年共幹八角帽的人前面，很有禮貌的說：「老伯，你坐在我的位子上。」

「你說什麼？」這位老兄在裝糊塗。

「這是我的位子，我的車票在這裡」，少年把手上車票給他看。

「這沒有用，我比你先上車，我不管。」

「你明明坐在我的位置上，我要去很遠的地方，你還是再去找一個地方坐吧！」少年很堅持的對他說。

「年輕人怎麼一點都不尊敬老人家

呢！站著對你有好處，等我到站時就讓你坐吧。」

「那你要到那裡下去呢？」

「保定。」

「那要3個多小時啊！」

這位老兄很得意的笑笑，知道少年初出茅廬，不知所措，只能苦苦哀求，對面坐的2個人總算還有些同情心，幫他講了些話，這位老兄才把身體挪動一下，把旁邊的老太太擠到窗邊，騰出了半個位子，就指著這空間向少年說：「不要再囉嗦了，坐在這裡吧！」

火車終於開動，田野在眼前飄過，車子的節奏聲讓葉想起以前乘火車往返於臺北、新竹之間的情景，往事不堪回首！老葛說等他經過了一年改造教育之後，就可以獲釋，這是一個承諾並非保證，不過總比什麼都沒有好些，隨著火車前進，好像正把他和家人相聚的日子逐漸拉近了。

夕陽西下，車窗外的景色漸漸模糊，終於暗得看不見了，乘客大都睡著了，葉在顛簸的車廂裡睡不好，車子到站時更是人聲鼎沸，亂成一團，小販們穿著白色上衣，推著小車子沿著月台叫賣：「飯盒、飯盒，每個三角。」

靠月台這邊的窗都打開了，乘客伸出頭，手裡揮舞鈔票找小販買東西；老朱也交了1元2角給一位士兵要他買4個飯盒來吃，打開飯盒裡面有1個饅頭，1片帶皮的肥豬肉，再加上一些小菜，不過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味道還不錯，不過價錢貴了一點。」

一位士兵吃完就發表他的意見。

老朱顯得很老練的解釋說：「這是鐵路局提供的，也有小販自己做的比較便宜，不過東西就出入很大，而且有些時候他們會拿了錢卻給你一個空盒子就溜走了，你根本不可能下車去追他的。」

話剛說完，只聽到隔著幾排有位老者大聲喊道：「嗨……你要找錢給我啊！」

小販根本不理仍一路走過去，老者只有自認倒楣了；火車繼續前進了，老者很失望，不禁生氣的說：「這簡直是搶錢嘛！」

有位同行的士兵要上廁所，只好用手拉著行李架才能把腳抽出來，找空隙慢慢走向廁所，可是很快就走了回來並說：「我到了廁所也沒能小便，裡面擠滿了人，只好等到下一站再說啦！」

葉聽了也附和地說：「到下一站，我也要去上廁所。」

「老葉，我想你還不至於笨到想利用夜色逃跑吧！」老朱以揶揄的口吻說著；但是葉卻很認真的否認。

老朱又接著說：「即使你逃跑了，你沒有錢買東西吃，就算你有了錢卻沒有政府發的糧票，還是買不到東西吃的，再加上你的南方口音，人家一聽就知道你是陌生人，公安局立刻接到報告，把你抓去，最後還是會送到我們這邊來的！」葉聽了只有苦笑。

火車到了一個破舊的小站暫停，月台上只有一盞燈，士兵開了窗跳上月台，葉也跟著做，老朱吩咐另外一個士兵跟在葉後面，進入廁所是既髒又爛，臭氣沖天，葉走出廁所趕快吸了一口大氣，自言自語的說：「總

算解決了。」等火車哨音響起，他們爬進了車廂，繼續行程。

一路向南行駛，窗外的景色改變了，本來在平原裡是大片麥田，現在成為丘陵地帶，分佈著的是水稻田和梯田，次晨到達武漢，他們又接乘公車去紅旗公社，車行約1個半小時，到公社附近的車站下車後，有2個人在等他們，一位身著藍色毛裝的幹部，另一位中年人，雖然穿著打了補丁的衣衫，可是看起來頗有教養，他自我介紹說是這個紅軍生產大隊所在地的村長姓黃。

老朱和這2位幹部把葉的交接手續處理好之後，就交付給葉120元人民幣，說這是他這些年來的積蓄，這真給葉一個愉快的驚喜，因為他知道中共每個月發給他人民幣6元的津貼，一直由招待所負責人替他管理著，他從來都沒有過問這筆錢，現在竟然有120元，算不少了。

葉把錢裝進口袋，像中了獎般高興，隨即把行李放在黃的腳踏車車架上，一路走向村子去，另外一位幹部因另有公事先騎了腳踏車走了，葉在一旁幫忙推著腳踏車，在稻田蜿蜒曲折的小徑上走去，老黃知道葉從來沒有農村生活的經驗，就把這裡的情形以及他該做些什麼事講得很清楚。

大致說這個村莊有40多戶人家，成年人約100人，他們要負責耕種周圍的田地，種二次稻，然後種一次麥或油菜，現在第二次的麥快要收成了，因為麥穗已經逐漸變黃；每天早上，公社所有的人都要到屋子前面的空地集合，先向毛的肖像敬禮，再聆聽一段廣播後就分頭去做各自被指派的工作，晚飯

後，有些時候也有晚間集會，討論工作重點或者訴訴苦，少不了要作自我檢討的，最後才由宣傳部的幹部作一番思想教育。

公社按照性別和年齡配給米、麵、鹽、油和蔬菜；葉把行李放在他睡覺的地方以後，老黃帶他去倉庫領取他的那份配給品，並說給他一天時間去整理及休息，然後就開始和其他人一樣去做日常工作了。

葉被分配住在村莊中央的一幢前地主所有的大房子裡，共產黨把它充公後分配給7戶人家住，葉的房間在前左側的角落裡，從僅有的一個開得很高處的窗戶看來，這間房以前可能是儲藏室，在幾塊磚上鋪著木板就是床，牆壁角落有一張缺少一條腿的小桌子，緊靠著牆才得以不倒，老黃把鄰居的一位老太太介紹給葉認識，她已60多歲。

「老太太，請多指導我，我叫葉常勝。」葉很謙虛地向她打招呼。

可是她卻大刺刺的說：「年輕人，你真的要好好學習很多事呢！」慢慢才知道她的丈夫被國民黨打死，兒子參加韓戰陣亡，她是屬於「紅色階級」，在村子裡享有很多特權；雖然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可是卻懂得用共產黨的語言，經常向他人灌輸共產主義的思想，也是婦女隊的領導。

老太太說得不錯，葉的確有許多地方要學習的，因為從此之後，他要自己燒飯，這是從來都沒有的經驗，所以在這向「農民學習」的改造教育裡的第一課就是學燒飯做菜，老太太告訴他到那裡去買炊具並耐心的教他做飯菜，特別提醒他燒開水時一定要聽到水壺發出嘶嘶聲響及冒出蒸氣才是到了沸

騰的狀況，若不等完全煮開那喝下去就會拉肚子，正像一位母親叮囑兒子那樣不厭其煩；由於每個月能配到的油只有2兩，所以教他怎樣用最少的油去炒菜，至於魚、肉那就得走半小時還要排隊才能用肉票去買一點來打牙祭，這是很珍貴的食物，所以葉有機會去買回來都會送一些給老太太分享，以表謝意。

日常的生活用品也很匱乏，公社發給每個人每月1尺布的布票，用來買毛巾和內衣褲之後，至少要節存兩年才能有足夠的布票去買一套毛裝，所以大家都只好買一些布來替破損衣褲打補丁，只有共幹和黨的書記是例外；廁所沒有衛生紙，而且也買不到，只好將辦公用的報紙撕來作代用品了。

葉到公社後第一個被指派去做的工作是加入婦女隊，去種菜、飼養家禽、清理穀倉及其他公共場所；有一晚，他突然覺得肚子痛，開始拉肚子，可能是吃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或水造成的，不停的往廁所跑，這所謂的廁所其實就是在地面挖個長方型的坑，坑上放了二條木板，給使用的人蹲在上面，頂上是茅草蓬，距離屋子有50公尺，黑夜裡沿著田埂走，一不小心就會掉下田裡或者踩進一個堆肥的坑洞，弄得一身又髒又臭，那可慘啦！

折騰了一夜，次晨葉感到非常虛弱，簡直無法去工作，老太太就讓他留在房裡休息，同時告訴他這樣就要損失8個工作點的；本來男人工作一天是可以得到10個工作點，而女人卻僅能得到8個工作點，這些點數是用來計算每個人工資用的，到年底公社就把配

給品的費用從每個月的工資去扣掉，剩下來的就發錢，如果有人的工作點還不夠扣，那就要在日後償還透支的錢；幸好葉沒有再繼續拉肚子了。

到了下一次收成時，葉被派到男子隊工作了，老黃把每個人的工作分配好，由於公社根本沒有耕耘機，全靠鋤頭、耙子和鐮刀；在收成時農夫用鐮刀割稻，一部分人就將割下來的稻用手抓住，去打一個裝木條的大桶，打下來的穀子就被收集在桶子裡；當收集得夠多時，就有人用扁擔挑著2個較小的木桶來裝穀子，再挑去倉庫存放，所有的工作完全靠人力來做，似乎在這方面，共產黨沒有做任何改進，等領導宣布收工時，大家都已經疲乏不堪了。

到了播種時節，都用水牛犁田，可是要把犁鏟運用得很恰當真需要有些技巧及體力的，葉在控制水牛和運作犁鏟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已能得心應手，不過彎下腰去插秧可是很難忍受的，經幾小時的苦工後，葉幾乎直不起腰桿來了；站在水田裡做工給了水蛭對農夫們大吸其血的機會，經常看到農夫走出水田時腿上還掛著一些尚在吸血的水蛭呢！要弄掉這些吸血的水蛭，葉就得向農夫好好的討教一番才行。

播種到收成之間，大家都沒有太多工作要做，僅有些施肥和除雜草等事，所以就會被派去修路或築堤，反正一年到頭決不會有閒下來的時候，葉也瞭解到公社來接受勞動改造，就是給他懲罰，可是這些農民又為何要受這種罪呢？

一天工作完畢葉回到房間，發現房裡多

了一張床，不久有一位老先生進來並自我介紹說他姓金，剛從監獄放出來不久，看他行動緩慢一付虛弱的樣子，想必是長期營養不良所致，他衣袖上套著一個白布套，上面寫著「反革命」三字，這是屬於黑五類之一；其他則為：地主、富農、壞份子和右派份子，農民都被灌輸著要去憎恨他們，給他們最壞的待遇，因為共產黨認為對敵人仁慈，就是對群眾不公平。

老金被指派去作收集公社和鄰近村落裡人和動物的糞便，這是最卑賤的工作，他要挑著2個木桶，帶一把長柄杓子，每天從早上出發，至黃昏回來，看到他疲憊的樣子，就知道他已盡力而為了；有時候也會派他用沖淡的糞便去田地裡施肥，這樣辛苦的工作一天才得到7個工作點；即使如此，在晚間集會中，黨書記仍會帶領農民們指責他工作不夠積極，表示他們遵從毛澤東的思想並加以實際運用；經過了一段時間並在金的一再懇切請求之後，黨書記總算答允他可以不用再戴那布臂套了。

金是一個沉默的人，葉很高興有這樣的一個室友，可惜金睡覺時打鼾太響，經常被他的鼾聲吵醒，使葉睡不好，到了次日就會因為睡不好而情緒低落；在赤腳醫生到訪時，葉就要他幫忙，醫生給了一些安眠藥，這些藥片真讓他睡得很好。

在大陸，赤腳醫生是一個很特別的行業，他們並沒有受過醫藥方面的專業訓練，就靠著一本手冊到各村落去替人醫病，因為當時大家都非常窮苦，鞋子又很貴，所以這些醫生就赤腳提著藥箱到各處治病，因此叫

「赤腳醫生」。

按規定醫生每2週才會到這村莊來一次，可是他難得會按時來到，所以葉就請醫生在可能範圍內多給他一些安眠藥，為了怕吃成習慣，所以自我節制著去服用安眠藥，有多餘的藥片他就收藏在瓶子裡，以免醫生不能按期來到時仍能有用藥。

一天晚上天下著雨，取消晚間集會，葉和金沒有事做只好躺在床上發呆，偶爾會閒聊幾句，在金知道葉是一位被俘的國民黨軍官後，他就逐漸把自身的過去和遭遇說給葉聽。

金在離武漢西方150公里的一個小村莊長大，祖父是一個佃農，他父親做生意很辛苦的節省了一些錢就去買田地，一塊接著一塊買，在金唸小學時，放學回家還得下田幫忙呢！這樣一直到他去城裡唸中學為止，等他進武漢大學讀書，家庭經濟情況就很好了，僱用長工來耕種，家人不必再下田做工；金在大學畢業後就進政府機關做事，國民黨被擊敗時，大陸經濟全面崩潰，他沒有隨國民黨撤退去臺灣，就在武漢一所中學覓得教數學的職務，期望新政權能改善經濟情形，可是卻並未改善，政府用配給來控制民生的物資，但配給量不足，人民生活更是困苦。

金和學校裡的女職員結婚，生下第一個孩子不久之後，武漢附近的鄉村開始土地改革，地主們被迫放棄私有的田地房產，共產黨把金的父母列為富農，只准許保留一小塊農地，其餘的田地全都分配給貧農，住所也平均分配給4戶人家同住；金每次回家探望父母，實在沒有任何可以慰藉兩老心中怨恨

及痛苦的方法，因為他們畢生辛苦換來的家業，眼睜睜的被憑空掠奪光。

在毛澤東宣布了「百花齊放」政策，表示人民可自由發表意見，並鼓勵大家來批判政府官吏；知識份子聞訊之後，感到興奮不已，認為可以各表己見了；金也批評政府不分清紅皂白將富農的財產充公是不公平的，因為很多富農從來也沒有去剝削別人來增加自己的財富，如今竟然把辛勤苦幹的企業家及富有者的財產去分配給那些既懶惰又無知的遊手好閒之人，完全是不合情理的事。

學校裡的共幹立即否定了金的意見，認為他有「小資產階級反動份子的思想」，於是開鬥爭大會給他加上了「右翼分子」帽子。在一群教育程度很低的幹部面前，要替自己辯護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再加上他以前曾在國民黨政府機關做過事，就判定他要澈底去學習毛澤東思想。

1958年春，他和一群所謂的「右翼分子」被送到位於中國東北接近蘇聯邊境「堪卡湖」(KHANKA)的「北大荒」去，那是一個專門為改造政治犯而設立的巨大勞工營，那裡天氣很差，工作時間又長，食物匱乏，他經過5年勞改才被釋放回到原來的學校，此時他父母都過世了，妻子埋怨由於他的成分不好，因此帶給她許多困擾，兒子卻對毛澤東狂熱的擁戴著；金明瞭這些困境，因為一旦列入「黑五類」，那你全家都是「黑五類」了，所以兒子一定要表現得比共產黨徒更激進、更無情。

即使金在「北大荒」的勞工營經過勞改，學會了共產黨的那套理論，可是在「文

化大革命」運動裡中共仍然沒有放過他，又被列為對美國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只因為有一個曾經替美國傳教士當義工的人熬不住酷刑，承認在1950年當過義工的事，同時說金和其他許多人都參加過每週的禮拜，紅衛兵看來所有和外國人打交道的人都有間諜嫌疑；金就因而又被關進監牢，逼他把怎樣出賣秘密給美國間諜的事從實招供，事隔那麼多年，他根本記不得曾和那些傳教士有過接觸，這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叫他不知道從何招供起，他們得不到滿意的口供就施以酷刑，再加上「反革命」分子的稱謂，使得妻子和他離婚，以劃清界限，兒子加入紅衛兵的洪流不知去向，真的是家破人亡。

對關在牢裡的人來講，時間是毫無意義的，金搞不清楚究竟被關了多久，到1972年5月美國總統尼克森應約到中國訪問以後，中共才放鬆了對美國傳教士敵視的政策，金的罪名已沒有意義，才獲得釋放並分發到紅旗公社來。

金繼續把他的看法對葉說：「共產」這二個字在中文的意思大概是「所有的資源大家共享」，所以對共產黨的主張起初都很相信，可是在看到黨員們所享受的待遇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以及更多的特權，不禁令大家產生了懷疑；又在公職裡劃分了26個等級，所得與福利也隨等級改變；想當年在「北大荒」我們都快餓死，而那些幹部們卻每天都在他們專用招待所裡大吃大喝，共產黨鼓動佃農清算地主，如今共產黨已成為唯一的大地主，以前地主雖然抽取佃農收成的三成，而現在除了讓佃農得到剛好溫飽之需的配給

品以外，其它都歸其所有，像我們飼養的豬和雞、鴨全部在所謂的「集體經濟」的名義下搜刮去了，還要我們用肉票去買回來吃，可見得他們實在比地主更兇狠。

生活在共產黨下面是永無寧日的，從1949年開始已經發起了不知多少次的運動，每個運動都會使已經不幸的人更加痛苦，像我們這些「黑五類」就像待罪羔羊，無法預料什麼時候又有新的運動，更不知道會受到什麼樣的罪；很久以前軍閥可能掠奪了你的財產，而今日共產黨卻控制著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生命，他們鼓勵相互監視，所以在這個國家已經毫無個人自由及隱私可言，甚至你也沒有緘默的權力，完全泯滅人性。

共產黨也反對宗教，可是卻要人民懺悔和坦白，有點像天主教的告解，不過神父聽了告解就代表上帝來寬恕你，並不問你是誰，更不會讓別人知道你告解的事，而共產黨不但要你在群眾面前坦白一切，更讓群眾來批判鬥爭你，並將資料記錄著使你一輩子也擺脫不了這夢魘。

從金這番話，葉才知道他只比自己大10歲而已，可是看起來卻非常蒼老，監牢裡生活真把他的健康摧毀了，他們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遂成為患難之交。

這天是規定去市場購物的日子，葉在店裡排隊買肉，不巧快要輪到他時，肉竟已賣完了，他就瀏覽了一下，看到架上有許多香煙，就向女店員買了一條最好的煙；回到公社不久，老黃向葉開口借錢說要買香煙，因為他的錢拿去招待黨書記而用完了；自此，老黃就三番五次的向他借錢，可是從來也沒

有歸還過，不過他可以感覺到老黃對他愈來愈好了，把比較輕鬆的工作指派給他去做，並且增加了他的待遇，每天能得到10個工作點，同時指定由他在晨間集會中唸報紙給大家聽，他想這可能是老黃因為沒有錢還他而作的變相酬報，無論如何，只要送一條煙給老黃就能夠讓他非常高興的。

武漢地區的夏天是極為悶熱的，管理公社倉庫那位老頭病故了，老黃推薦葉去接替這份工作，說他是一位受過教育的人，能夠做好記錄和計算村子裡糧食分配以及管理的工作，於是葉就搬到倉庫去住。

倉庫的面積很大，穀類、鹽、油和其它日常必需品都堆放在庫房的一側和牆壁上釘著的木架上，另外一側就放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和椅子，桌上放著一把算盤，葉從小學學了一些珠算以後就再也沒有接觸過算盤了，看來他還得先練習一下才行。

當了倉庫管理員每天只要下田工作半天就行了！吃了午飯就可以回倉庫休息，從此之後，農夫們對他比以前客氣得多了，葉知道那是希望他能將倉庫管理得更好，不要把帳目給搞亂了，由於沒有受過教育，他們根本看不懂什麼帳目，只要不吃虧就行啦！

9月是公社所有人最喜歡的日子了，因為在這收成的時節，工作很輕鬆，大家都在等待中秋節的來到；可是接下去又要頂著大太陽去翻土耕耘，然後播種，新秧長出來後再去水田插秧，這都是需要彎下腰去做的事，即使是生下來就作農夫的人，在工作了一整天後，都有快癱瘓的感覺，所以在這段時間裡大家都盡量的去找樂子。

在一個晚間集會時，老黃告訴葉說老葛第二天要來看他，所以要他早點去車站接老葛，這真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在這些人裡，老葛是主宰他命運的人，老葛說要他到鄉村去接受一年勞改教育，算算快到一年了，莫非老葛是來告訴他就要釋放的消息嗎？當晚他因為太興奮而睡不好覺。

葉一大早就起來，吃了一大碗泡飯，在拂曉的晨曦中出發，本來這段路來回也不過2個小時而已，況且老葛的公車要10點鐘才到，可是葉已耐不住就想早些到車站，所以提早了許多時間。

車站設在小鎮邊上，鄰近的一家小舖子剛開門作生意，裡面可以買到香煙、糖果及一些雜貨，門口放著幾張桌椅，可以供人喝茶休息，店東對葉說時間太早，水還沒有燒開，無法替他泡茶，葉倒並不在意喝茶，只要有地方能坐著等就行了。

陸續有人到車站，每半小時就有一班車到達再開走，到站的旅客一下車，葉都會走近仔細看他們，雖然老葛那班車在10點鐘才到，他卻仍然不敢大意，怕沒有注意錯過就糟糕了。

老葛和三位隨他來的軍官總算來到，葉向他們打招呼並說：「老葛，好久不見，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我們是到這地區檢查下屬機構，順便來看你。」

他們走到店門口的小桌子坐下，葉替他們幾位客人要了茶和點心，這時候他才注意到老葛制服的領章上多了一粒星。

「老葛，恭喜你又升官啦！」

「這是更重的責任和更多頭疼的問題，空閒的時間更加少了，老葉，你近來可好？」

葉就把在紅旗公社裡的生活情形詳細的告訴他，老葛也把自己和在北京招待所時葉認識的幹部近況說給他聽，並提到自從美國尼克森總統到中國訪問之後，國內的情形有許多改變，這也引起了三位青年軍官的話題，他們認為能夠讓世界最強大國家的總統飛越半個地球來拜訪毛主席，可見得毛主席的威望多高，使他們引以為傲。

葉想到老葛本來可以乘火車從武漢去岳陽，就為了來看他才坐長途公車來，使他感激不已，老葛一行只能停留半小時，將搭下班公車去岳陽，在愉快的交談中，時光很快的溜走，葉看時間快到，忍不住就問道：

「老葛，不知道我幾時才能離開公社？」

「目前我還沒有得到上級的任何指示。」

「我記得在離開北京前，你說一年之後就會釋放我的，現在都快一年了。」

「老葉，我想你還是再忍耐些吧！」

「你是知道我在臺灣有父母妻子，我們分開了快9年，我非常想念他們，請你替我向上級請求，能不能早點考慮我的案子。」

「我會替你去問的，放心好啦！不過我想你該知道你的妻子已經改嫁了。」

老葛說什麼？葉簡直無法相信他剛才說的話，回公社的路上，他就像在濃霧裡跌跌撞撞的走回去，整個人好像都在下意識的控制中，滿腦子都是問號，是否中華民國空軍

已經宣布他「作戰陣亡」了，還是老葛有意在唬他？他在想到一個合理的答案之前，不想見到任何人，所以就在田埂之間漫步或在樹影底下休息。

夕陽西下，他無奈的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回倉庫，此時，他覺得餓了，因為一整天都沒有進食，可是又提不起興趣去做吃的，就把口袋裡剩下的餅干吃掉。

他躺在床上，覺得萬念俱灰，蚊蟲不停的來騷擾他，只好把蚊帳弄好，在蚊帳裡悶熱得難受，可是他已無心去理會了，因為他腦袋裡只想著一個問題－在過去8年裡，他也曾經有許多次感到再也無法忍受這囚禁的日子，希望一了百了，可是想到在臺灣的妻子依然盼著他，這個念頭帶給他強烈的求生慾望，幫助他克服憂傷，不過如今一切都改變了，真不知道究竟該如何打發日子？尤其在中共政權統治之下艱苦的生活條件，繁重的工作，人們相互監視，批評鬥爭，無所不用其極，完全扭曲了人性，只知道盲目的崇拜毛主席，光會喊口號，卻沒有人敢去批判黨員和幹部，即使小小的鄉村領導，竟自認是公社的皇帝，任意挪用配給品，為了要平衡帳目，葉只得去扣減一些其他農民的配給品；誠如金所說的「不會給你平靜的生活」，黑五類永遠會是每個運動的犧牲品，大家的命運都操之在中共政權的某些階層裡沒有受過教育者之手，一切憑他們的好惡來決定，簡直無法無天，就像他們曾經答允葉過一段時間可以放他回臺灣去，雖然從來沒有否認這個承諾，可是卻永遠都不能兌現，使葉感到澈底的絕望。

明月高掛，月光照到床前，雖時近午夜，可是躺在床上的葉卻輾轉無眠，吃顆安眠藥也許可以讓他入睡，於是就起床到桌子的抽屜裡取出那瓶備用的安眠藥，因為他搬到庫房來住，不再有鼾聲吵他，所以仍有滿滿的一瓶藥，一個突如其來的念頭出現：「一粒安眠藥能夠幫我暫時解脫苦惱，醒來仍須面對這些無法解決的問題，那倒不如全吃下去，真正的一了百了。」

他坐在椅子上沉思：「假如我死了，父母的生活是不會有問題的，因為所有兄弟姐妹都會好好照顧他們，倒是老黃必定會遭到責難的，因為他是被指定來督導我的改造教育，他對我一直都很好，不過我也不能顧慮到他而繼續讓自己受折磨。」二難之間，他決定先寫封遺書陳述自殺的原因，強調完全和老黃無關，也同時把倉庫的庫存及帳目詳細登記好，免得來接替的人為難。

他開了燈開始寫遺書，大意是「……失眠一直困擾著我，使我痛苦不堪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我對共產黨一無用處，不如早些離開人世，以免多浪費人民的糧食……在我衣袋裡有一小部分錢，請替老黃買些香煙，他是位偉大的領導。」

寫完之後，就把整瓶安眠藥用水吞服了，隨即躺在床上，此時他覺得已經完成了一件最重大的事，心情異常的平靜，因為從此再也不會有煩惱了！

第五章 浴火重生

晨曦中農民們從住處慢慢走到村裡的廣場集合作朝會，男性在右，女性在左，每個

人都按規定的位置站立，面向著牆壁上掛的毛主席肖像，誰沒有到，幹部很容易就看得出來。

黃帶著當天的人民日報也到了廣場，他沒有看到葉，因為唸報紙的工作都由他在負責，等了一下葉仍然未到，老黃想也許他睡過頭了，就走到倉庫去喊了好幾聲老葉，可是一無反應，他心想一定出了問題，就用力撞開了門，發現葉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呼吸極為微弱，老黃抓著他的手想探脈搏，發現手是冰冷的，脈搏也極難探到，又看到桌子上擺的空藥瓶和遺書，心知不妙，一定是葉服藥自殺，急忙叫村幹來幫忙。

他們兩人在倉庫裡作了短暫的討論後，老黃抓著葉的手腳把他背了起來，立刻去診療室求救，村幹則仍舊去主持朝會。

從倉庫走到診療室大約要40分鐘，老黃背著葉一口氣走到那裡，使得他汗流浹背，氣喘如牛，幸而背著這個有韻律的活動正好像幫葉做物理治療一樣，使得他呼吸和血液循環加速了一些。

診療室只有一個女護士，她叫老黃把葉面朝下平放在一條長凳子上，她就用手指去摳葉的喉嚨使他嘔吐，可是並沒有用，不久一位醫生來到，叫女護士替葉打點滴並加上某些藥物。

當葉在幾小時以後睜開眼睛時，感到渾身軟弱，視線模糊，反應遲鈍，搞不清楚身處何方，是天堂抑或是地獄，只知道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直到護士小姐說很高興能救回他的性命時，才曉得自己的自殺企圖已失敗了，感到非常失望。

護士小姐說：「你運氣真好，要不是有一個那麼強壯的領導把你從村子裡背到這裡，走了將近1小時才到，否則你就一睡不起了。」

葉無心作答，只在心中反問自己：「我這能算是好運嗎？」

傍晚，護士小姐把點滴拔掉，金也來看他並帶了一小鍋雞湯來，湯的香味促使葉有了飢餓的感覺，金告訴他這件事已傳遍了全公社，並為他能獲救而高興著，金接著說：「老葉，我不想問你為什麼會如此絕望，你相不相信上帝早已替每個人都安排好了命運，沒有人能改變它；我們只有盡力去榮耀祂，我一直認為你是一個頭腦很清醒的人，想必你也一定有希望一死了之的理由，不過上帝必然安排了一切，在你這樣艱困的境遇中，祂引導了老黃來拯救你，那你就順從這安排，好好的活下去。」

金的這番話在葉的腦海裡反覆出現，他幼年住香港時在同學誠摯的邀請下曾去過教堂，但對基督教並沒有太多瞭解，自從離開香港之後，就再也沒有去教堂作過禮拜，現在聽了金的話倒覺得似乎真有上帝在主宰一切，要不然，他不會在飛機被擊毀而仍能存活著，這次又能適時得救，可是像金說上帝早安排好每個人的命運的話，那以後究竟會如何呢？這問題在他腦海裡不斷縈繞著，直到他再度進入了夢鄉。

次晨，葉吃了護士小姐送來的粥以後，老黃來了，他說：「老葉，真高興看到你已經快要復元了，能不能夠同我一起走回村子去？」

此時已有一些農民排著隊候診，葉感覺體力已恢復，就答允和老黃一起走回去，可是那天老黃背他來時沒有穿鞋，就只好赤腳走，走了一陣，仍然感到很虛弱，頭也有些昏沉，似乎身體並未完全清醒，尤其是頭腦，根本一片空白，茫茫然的跟著老黃一路走著。

「老葉啊！你真把我給嚇死了，你要知道，如果你真得死去，那我的麻煩可大啦！我是負責你的改造教育，黨認為自殺就是企圖反抗改造，所以我必定會遭受批判及譴責，也許會把我充軍去新疆那些窮困的公社，遠離家屬；我不相信你自殺的原因就像你在遺書上所寫的那麼單純，其他人也不會相信的，因此不管你是什麼原因，求求你以後千萬不要在這裡再做這種傻事了，好嗎？」

老黃是一個老實的鄉下人，說話都很直接，葉也覺得不應該替他添麻煩，只好向他道歉，要他不用擔心，實在沒有更合適的話來答覆他了。

下午老太太來看葉，她帶來一些熟食給他吃，並問了一些身體狀況後，她說：「小葉，看起來你是一個聰明的青年人，怎麼會去做這種笨事呢？你讓我很失望，革命的人要有和一切困難抗爭到底的決心，決不能在還沒有去抗爭之前就放棄的。」

接著幾天葉都沒有去田地裡工作，農民們恢復來倉庫領取配給，可是他們的態度有所改變，都擺出一付冷漠的表情，也不向他打招呼，全部是商業性的交易行為，領到了配給品即刻離去，好像對毒蛇猛獸一樣避之

唯恐不及。

第二天晚上紅軍生產大隊的黨委來公社參加晚間集會，訓完話後就提到葉自殺未遂是一件幸運的事，此際在前排有一位農民說道：「葉同志，你給我們紅軍生產大隊帶來了恥辱，我們這個大隊從來沒有人自殺過，你破壞了我們的光榮紀錄。」

這倒真是個了不起的紀錄，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紅衛兵橫行的年代，全國各地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自殺，都因為受不了侮辱及酷刑的痛苦。

其他農民也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指責葉，有人說：「葉同志，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自殺是懦夫的行為』，只有沒有勇氣為革命去戰鬥的人和拒絕接受改造的人，才會犯這種罪行，你為什麼不遵從毛主席的指導呢？」

「葉同志，你反叛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我們不要你這樣的反動份子，我們要葉同志認罪。」

犯錯、認罪、懦夫、反動分子和公審大會，這一連串的批判，使這個晚間集會成為對葉的公審大會，向他作出無情的鬥爭，似乎要把他澈底打垮才罷休，葉真的是不知所措了。

到了翌日，黨委卻來村裡安撫他，說道：「葉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把昨晚他們對你的批判放在心上，毛主席教我們去對付一個有意識形態或腐敗分子，必須用醫治病人的方法，把壞的去掉以挽救病人的生命；他們也都是想挽救你才批判你，你應該感激他們的仁慈才對。」

「黨決定要把你轉到另一個製造農業

用具的公社去，給你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老黃會送你去的，抱歉的是你的改造教育還得延長3年。」他說這些話完全像法官在作判決時的口吻，這些話倒並沒有使葉感到更沮喪，因為他的命運本來就操縱在這些有權力的人手裡，他們所作的保證，隨時可以推翻，所以不必去為無法作主的事再費神了。

1972年9月下旬的某一天早上，葉揹著行李跟著老黃走到製造農具的工廠去。這間工廠在公車站附近的小鎮裡，磚牆裡面有一個不大的棚廠和一排房舍，中間有個天井，正對大門的照壁上掛著一幅很大的毛主席肖像，陳姓主任在門口接他們進去，然後陪葉到他要住的房間去，房內有二張上下舖的床，一張桌子和四把椅子，牆角裡擺著一個架子，上面放了些洗臉盆和漱口杯等，天花板上有一個吊燈，住的情形比紅旗公社要好些。

葉看見上舖是空著的，就把他的東西放在上面，陳告訴他吃了午飯就開始工作，飯廳就在這幢房子的末端。

擴音機的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午餐時間到了，大家從棚廠走向飯廳，於是葉也跟著去吃飯，坐在旁邊的一位廿來歲的青年向他問好並說：「同志，你一定就是新來的吧！我姓潘，陳主任說你會和我住在一起。」

「潘同志，很高興見到你，我姓葉，以後你一定要多教我怎樣來適應工廠的生活。」

飯廳擺著二張附有長條木板凳的長餐桌，可以容納20個人同時吃飯，靠廚房的牆上有一個大窗口，每個人走到窗口去取飯菜

再坐在板凳上吃，飯菜很差，不過用不著自己去做，就很好了。

午餐後有半小時休息，隨後潘帶引葉去工廠各處看看，看到有一台車床，一個鑽孔機，一台研磨機和幾條裝有鉗鐵的長木條工作台，另有一些做木工的工具散置各處，在廠房一角堆著一大堆材料，從原材到半成品；陳主任帶葉到廠房外面在同一屋頂下的空間，那裡有一個鍊鐵爐，在附近放了一些手工打鐵的工具，並將那位鐵匠梁師傅介紹給葉認識，並說要聽梁師傅的命令去幫他打鐵；這個下午葉就開始學習如何舉起大鐵錘，不但要舉得高，而且要打在梁師傅用鐵鉗夾住放鐵砧上的一塊紅熱的鐵條上，梁用鉗子轉動那鐵條，要求葉正確的打在鐵條上，這是實習打造耕田用的工具毛胚。

一天的工作直到黃昏結束，再去飯廳吃晚飯，此時葉見到了另外一些年輕工人，都和潘一樣20來歲，他們多半操著北方口音，大約是高中就加入紅衛兵參加文化大革命，在劉少奇被整肅後，響應毛主席「上山下崗」運動而被分配到遠離家鄉的公社來。

潘告訴葉如果晚上沒有集會，這些單身男工一般都會到飯廳去玩撲克牌消磨時間，晚間集會每星期只舉行二次而已，潘又問葉會不會打「百分」，葉當然會而且可以說精於此道，因為當年在飛行部隊的待命室或俱樂部，沒有飛行或待命的人就會玩這些「橋牌」、「百分」、「搶紅點」或「拱豬」來打發時間；可是這天下午葉剛用大鐵錘練習了很久打鐵的功夫，感到非常疲累，無心去玩撲克牌了，就先回房休息。

一早就被擴音喇叭給吵醒了，梳洗一下就去吃早飯，然後在天井集會向毛主席的肖像致敬，聆聽新聞廣播與共產黨的教條後才解散。

8點開工後中間有一小段休息時間，多半到廠房外面坐著或蹲著抽煙、喝茶、聊天或講笑話逗樂，也免不了講些閒話，等陳主任出來催他們回去工作才各就各位繼續做，不過大多數都是在混時間，並沒有好好地去做事，因為工資所得是以工作時間計算，至於完成了什麼並不重要。

工廠的生活就像行駛於圓形軌道上的車，大家周而復始照章行事，毫無個人自由可言，葉每天苦練打鐵功夫，使他晚上都睡得很好，不再胡思亂想，時光也消逝得很快。

日復一日，葉慢慢的知道潘是共產黨少年先鋒隊的一員，所以和黨委很熟，晚間集會都是黨委主持，潘有時會以黨委副手的姿態出現，和黨委是一鼻孔出氣的，葉認為在潘面前還是要特別小心才是，可能潘就負有監視他的任務呢！

天氣較好時，晚間集會就在天井的空地舉行，大家帶了小凳子去，宣傳部常派幹部來解釋黨的政策和命令，批判某些人的反動言行；林彪雖然死了一年多，可是卻仍然把他從長征到被毛主席指定為接班人這麼多年裡所犯的全部罪行加以痛批，本來像林彪這樣一個典型的毛主席忠實追隨者，又在文化大革命時大受表揚的人物，竟然會想造反並陰謀暗殺毛主席，成為人民的公敵，這簡直使大家跌破了眼鏡，不明究竟的。

葉同時也知道這位梁師傅本來是這間鐵工廠的老板，1950年代在「國有化」的名義下被共產黨沒收，由於他的頑強態度拒絕與中共合作，就被發配到貴州省的公社去勞改，那裡是中國最貧苦的地方，大家都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真是苦不堪言。

這間鐵工廠在黨的管理下情況愈來愈糟，幾乎做不出合格的產品來，直至1971年中國加入了聯合國，改變了與外界隔絕的政策，政府認知工業技術和政治教條同樣重要，梁師傅被召回他的工廠，除了當鐵匠之外，也負責要把工廠裡的機器保持在良好的狀況下，更要指導工人去操作機器，雖然他明知這間工廠不再是他的，可是仍然很樂意看到這些裝備都能發揮功能，畢竟他曾經把心血和財產都投入這間工廠，即使不必為產量操心，不過他依然把工廠當作心肝寶貝一樣看待。

「上山下崗」運動從1968年下半年開始，的確緩和了一些紅衛兵所造成的混亂，但是文化大革命仍在進行著，共產黨堅持要「破四舊」——舊思想、舊習俗、舊文化、舊風氣，並鼓勵兒童告發父母，准許打父母——孔夫子的孝道被視之為封建遺毒，可是這仍舊改變不了人民慶祝新年的習慣，但卻沒有人敢公開去祭拜祖先，最多穿得比較乾淨，利用放假去拜訪親友，也有人打打麻將，過年小賭一下並不算作壞事，城裡有遊行並跳秧歌舞向毛主席致敬。

工廠也放一個星期年假，有些人去探望親人，葉跟著幾個同事到城裡去看慶祝遊

行，紅旗在城中心的廣場裡隨風招展，喇叭播出「東方紅」的音樂，民眾也一遍又一遍的隨著音樂唱歌，真是像拜菩薩時唸經一樣。「東方紅」的歌詞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嚕！呼嚕！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站在廣場四周看熱鬧的人很多，許多男女老幼在頸上圍著一條紅領巾，手牽著手，隨著歌曲在跳秧歌舞，秧歌舞的舞步很簡單的，原地先踏二步，前進一步，再踢二次腳，週而復始的隨著節拍跳；在葉剛到北京招待所不久就看過這種慶祝會，老趙也曾帶他去參加過黨為表揚高幹所舉行的遊行，使葉有些納悶的是經過了這麼多年，唱「東方紅」和扭「秧歌舞」仍舊是慶祝會或遊行中的主要表演方式，想來多半是沒有誰敢提出來要改變它吧！

1973年春天，桃花開了，田地裡也開遍了油菜花，粉紅色的桃花和嫩黃色的油菜花交織成一片美麗的景色，廣播裡提到鄧小平復出的消息，重新接任國務院副總理，這是因為紅衛兵造反時，把鄧歸類於「資本主義同路人」，剝奪了他的副總理職位，並下放到遠地的工廠去勞改；從他的復職，可以很顯然的看到政治氣氛已改變了。

中國進入聯合國之後，與許多國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官方正式的代表被派到中國，另有大批商務專家來調查這個已有10億人口的市場潛力如何？中國也派了很多代表在各國參加國際性的活動，人民終於知道中國的生活水平比其它國家實在相差太遠；很顯然的看到毛主席的妻子江青所領導的文

化大革命是絕不可能使經濟得到改善的，專業的技術人員必須要延攬進政府工作才行。

數月後，潘來找葉求助，他說：「老葉，我想請你教我唸書行不行？因為今年秋季各大學重新開學，將公開招生，對青年工人、農民和士兵均有優待，我不能錯過這個好機會，糟糕的是我在高中一年級就參加紅衛兵，7年多根本沒有碰過書本，我知道實在有太多要學習的，你能不能幫我補習一下呢？」

「你怎麼知道我有資格可以教你呢？」

「我知道你以前是國民黨的軍官，進軍官學校都必須高中畢業的。」

葉知道潘是少年先鋒隊的一員，又和黨委很好，所以能看到葉的檔案，在中共統治下，每個成年人都有一個檔案，記載著個人資料及一切作為，當事人是絕對無法看到內容的，這份檔案永遠跟著你走，所以管理檔案的人就顯得特別有權威，紅衛兵也是靠這些資料去抄階級敵人的家，或對某人批判鬥爭。

大學入學考試的科目包括中文、政治、數學、英文與理化，葉答允幫助潘補習數學、理化及英文，就叫潘去找些高中課本來，於是葉就變成了他的私人教師。

有一晚，潘不在場，葉問另外二位年輕工人孫和秦，為什麼不像潘一樣去報考大學呢？他們的答覆是：「只有那些政治合格的人，才有資格考大學，我們沒有機會能通過公社幹部的檢驗，所以根本就不作此想。」

全國各大學及學院能接納的名額與幾百萬曾參加過紅衛兵「上山下崗」運動而失學

的青年人數相比，那實在不成比例，這是一場非常激烈的競爭，潘一心就想要得到這個機會，於是日夜苦讀，連工也不去做了，是因為陳主任和黨委都大力支持他的緣故，葉也很高興看到這位青年的功課與日俱進。

潘在1973年8月初獲得了入學通知，正式錄取為武漢華中工程學院的學生，9月初註冊，潘真是喜出望外，整個工廠的同事也為他高興，因為他是公社裡500多位青年中唯一被錄取的人，不過也有暗中傳說他的入學許可是走後門弄到的，因為他父親是共產黨的高幹。

這間工廠裡唯一的燒焊工人就是潘，他要去唸大學，就推薦葉來接替電焊的工作，因為他知道葉懂得電力的基本原理，做電弧焊接工作需要對電力有認識才行，所以潘也把一些燒焊的竅門告訴葉作為回報。

幾個星期之後，葉收到潘的來信，說學校裡的日子過得非常快樂，尤其伙食特別好，每餐都有魚肉可吃；而公社只配給每人每月半磅肉，相形之下，學校真是很善待這些學生。

元旦是世界性的節日，1974年元旦是星期二，就成了長週末假期，葉也徵得陳主任同意，隨另外二位同事去武漢探望潘，這是潘主動邀請他們去的，在校門口見到潘，他穿著新的學生制服，比以前那打了補丁，又髒又臭的毛裝實在好看得多，他帶著他們去參觀校區，對那寬敞的學生宿舍和室內衛浴設備更令人印象深刻，潘也頗引以為傲。

學院的建築物是解放前建造的，如今年久失修，外觀上就可以看到許多斑剝的痕

跡，正大門口的照壁上掛著一幅毛主席的巨型肖像，二旁配著二塊紅色木板上面寫著：「打倒反革命學者」和「毛主席的教育路線萬歲」；可見學院當時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之深；另外有許多標語張貼在各處，不過這些標語和這所高等學府的確有點格格不入，像「我們寧可要不識字的工人，不要那些受過教育的貴族思想者」，或是「學習洋人甚至說他們的屁都是香的」之類的標語；其實這時候國家正需要學習外國的科技和工業來改善經濟，而這些低俗的共產八股標語仍然盛行其道，足證學院仍舊是以政治掛帥，在潘的言談中常常能聽到他把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奉為圭臬，時時強調政治教育，尤重於學習科技。

在他們一行走過學院附近的小書店時，裡面有許多新舊書籍，葉突然看到在牆角落裡堆了一些英文雜誌，他不禁感到好奇，不知道這些英文書刊是如何逃過被焚毀的命運，因為紅衛兵把所有看不順眼的書，尤其是英文書統統放一把火燒之大吉，於是葉就順手挑了幾本買回去看。

工廠所做的電弧焊接工作都是作修補損壞的工具，工作量並不多，所以工作人員並不需要一直站在機器或工作台邊上，有工作就做，所以不會有連續工作8小時的狀況，葉覺得這正是閱讀書刊的大好時機，由於將近十年沒有接觸過英文，剛看時的確很吃力，有時似懂非懂，無法瞭解其真義，手頭又沒有字典可供查閱，只好多看幾遍，慢慢地去琢磨，才得到比較接近的意涵。

有一天，黨委來看他，葉正好在看書，

就問道：「你在看什麼書。」

「英文雜誌。」

「你懂英文。」

「馬馬虎虎，我已經有十多年沒有看英文書啦！幾乎快忘記了，希望藉著這些雜誌去恢復一些記憶。」

「你為什麼想要重新學英文呢？」

「我知道政府正在鼓勵人民去學英文，電台每天早上也都在播英語教學節目，你大概也聽過吧！」

葉用這番話來自保，以免又被加上媚外的罪名，其實電台是在去年夏天才有這種英文教學節目的。

「不過你仍得留意，不要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啊！我不希望你中了那資本主義思想以及美式生活的毒。」

「謝謝你的提醒，我會特別注意的。」

工廠裡其他的工人卻持不同的看法，一位姓孫的同事說：「老葉，你真行，能看得懂洋文，將來離開公社之後，一定可以賺大錢的。」從此，同事們對葉更尊敬了。

中國和許多國家增加了商業活動，也經常派代表團出國去參加比賽或出席會議，更有大批來國內參訪或旅遊的人士，對翻譯人員需求大增，但國內缺少這種人才，當年1949年為了一面倒向蘇聯老大哥，所以鼓勵人民去學俄文，如果誰學英文，就被懷疑有資本主義的傾向，在「百花齊放」運動及「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中，把受過正規英文教育的人都消除殆盡了，即使有些幸運躲過這浩劫的人也都年逾半百，若再叫他們去接受訓練，擔任翻譯工作，已嫌太

老，何況最重要的仍是政治訓練，只有政治意識完全正確的人，才能和洋人接觸。

為了工作或業務需要，許多到中國來的外交機構或商務公司等都在他們國內先找好了懂中文的人調派到當地做連絡工作，他們待遇是按外國的水準，因此，國內招募的翻譯人員也可以獲得相當高的待遇，以免被外國人看不起，於是有一批穿著亮麗的中國青年在各大都市出現，到各處的高級旅館或夜總會去享用美食或娛樂，並常有洋人同席，因為他們有錢可以花費，也有特殊管道去買高檔衣飾，逐成新貴，是人民羨慕的對象；所以學英文就成為致富的捷徑，這是當時大家的共識。

葉閱讀英文雜誌完全是一種苦中作樂的享受，從中能得到一些不同的歡愉，因為中文書刊或媒體傳播都一味宣揚革命的陳腔濫調或貶抑譴責性的詞句，若某些有情感或憂患意識的寫作，都會被批判成「小資產階級的毒素」；自此，只要有機會去武漢，葉都會去買更多的英文書刊回去，唯一的麻煩就是每次去武漢一定要經過陳主任准許，才能領到路條成行。

1975年的舊曆新年接近了，工人們計畫利用假期去旅行或同親人團聚，葉奉召到黨委辦公室去，見到一位姓蘇的空軍政治部幹部，他對葉說：「老葉，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我們上級決定把你轉到武漢的另一個工廠去。」

「那你是說我要離開這個公社了？是不是表示我已經完成了勞改教育了？」

「你說對了，到新年假期過後，你到我

的辦公室來，我帶你一起去那邊。」

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因為當年紅軍生產大隊的黨委曾經說過，要葉在這間農具工廠再接受三年改造教育，如今才二年多就完成了勞改教育，這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蘇告訴葉到了武漢之後如何去找他的辦公室，很快整個工廠的人都聽到了這個消息，趕著向葉道賀，他們羨慕他不僅可以離開公社，還可以搬到大城市裡去生活。

自從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後，毛澤東說：「人就是力量」，他鼓勵人民多生育，並給予高生育的家庭更多福利；雖然前些年的人為災難中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死亡，可是中國的總人口在20年裡已增加了一倍，使人口壓力到了極限。藉「上山下崗」運動確實減少了大都市的人口壓力，但是政策又改變了，規定全國人民要確實遵從「計畫生育」一胎化政策，及嚴格限制人民從鄉村遷移到城市裡去，因為大家都覺得城市裡的生活比鄉下好，從1960年開始從城市搬到其它地方的人民，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是永遠不會有機會再回到原來的城市居住了。

第六章 意外收穫

大武漢都會地區包含了三個與長江及漢江合流之處相鄰的三大都市：漢口在這二條江的北邊，武昌在長江東岸，漢陽在這二條江的西邊，一條橫跨漢江的大橋將漢陽和漢口連接起來；另一條跨越長江和漢江交會處的大橋就把漢陽和武昌連接著；於是漢陽就成為其它二個大都市的中間地帶；漢口是

商業中心，武昌是湖北的省會，是推翻滿清的革命重鎮，也是文化和軍事中心；漢陽除了少數的工業之外，都是人口密集的居住地區，大武漢的總人口已超過了300萬。

葉在1975年1月間轉到這間位於漢陽的大型汽車修理廠，共有100多名員工，在此維修的車輛不是蘇聯進口的，就是國產的，葉被派到板金部門負責電焊工作，有時也被派去幫忙作打光或磨平等零碎工作。

葉在工廠的生活過得比公社要好得多，更令他高興的就是黨委不再嚴格要求工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再宣揚共產黨的教條，晨間不必集合向毛澤東致敬，晚間集會也是每週一次，更沒有強迫做自我批判的情況。

工資也以現金發放，再輔以糧票、布票，大家能夠用錢去買需要的物品，也可以把沒有用完的票卷去換錢，當然也可以用錢去買糧票等；當地居民只要出示工作證或是居住證就可以買到一些補給品。

工廠的員工下班後就可以自由離開，無須經過上級准許，工人都用腳踏車作交通工具，於是葉也買了一部腳踏車以便到市區活動；他也很急著再去那間小書店買些英文書來看，尤其需要一本英漢字典來幫他解釋不懂的字義，領班告訴過葉每月可領到的工資是人民幣35元，這僅夠他日常生活的費用，只好把前幾年的積蓄拿出來買一部舊的腳踏車。

住在工廠單人宿舍的工人年齡都在27、8歲左右，對葉這位年近40的人沒有興趣多作瞭解，他們各自有一套享受生活的方式，所以大家不容易湊在一起。

隔了二個星期蘇姓幹部來看葉，他說：「老葉，你覺得這份工作如何？」

「我覺得很好啊！每個人都應該要靠工作來生活的。」

「老葛特別要我多照顧你，他又升官了，現在是空軍司令部的處長了。」

此時，葉才想起蘇就是在二年前隨老葛到紅旗公社去看他的三位隨員之一，所以他必然對葉的底細知道得非常清楚。於是他說：「真高興聽到老葛又升官了，我想你一定也知道我的父母在臺灣，離開他們有12年了，真的非常想念他們，老葛答允在適當的時機會讓我回臺灣去，不知你可曾聽到有關這件事的消息？」

葉絕口不提他是被俘的U-2飛行員，並曾得到劉亞樓的承諾，說調查工作完成就可以放他回臺灣去，那是因為老葛在他從北京轉移到紅旗公社時曾嚴格要求他不得向任何人洩漏他的身分，他必需遵從這指示才行。

「我曉得你以前是國民黨的飛行員，葛處長說總有一天會釋放你的，不過要你多忍耐，目前你如果有任何困難可以隨時到辦公室來找我。」

此後，蘇幾乎每個月都會來看葉而且也很親切，有一天蘇又來看他，葉就問道：「我聽說有人辦護照要到國外去探親，也有些是去唸書的，我知道過去曾犯過錯，做了些不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不過在8年監禁和2年多的勞改教育之後，我是否也能夠像一般人民那樣去臺灣探親，你能不能幫助我呢？」

「老葉，你還是要再忍耐一些，老實告

訴你，葛處長不久前才把你的問題告訴我，他說很樂意幫你忙，可是目前的政治氣氛還不明朗，所以還是得非常小心才是。」

的確，當時的政治氣氛正籠罩在一大片烏雲之下，要等風雨過後才會撥雲見日，這是1975年底的狀況，謠傳周恩來總理患了重病，好像是攝護腺癌，而且已達末期，毛主席的身體更差，已經虛弱得話都說不清楚了，再加上濃重的湖南鄉音，簡直沒有人能聽懂他的話，可是他的妻子江青卻堅持說她懂得毛在講什麼，於是江就成為毛的發言人，至於真實情況如何？誰也不敢去追問。江青私生活糜爛，又與三位密友勾結成「四人幫」，率領了一群狂熱的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竭力壓制現代化的努力，針對著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務實派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絕大多數的人都嚮往著美好的生活，厭惡那些批判鬥爭的作為，可是誰也無法預料今後的變化，只好採觀望的態度。1976年大陸又進入另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周恩來在1月間逝世，他在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裡是唯一有理性的人，他的政治家風範減少了紅衛兵時期的破壞程度，他也把這個自我隔絕於自由世界之外的國家帶出孤立狀態，缺少了他的卓越領導，人民都憂慮這現代化的努力能否持續下去。

葉覺得在工廠的晚間集會裡，那些激進分子又開始非常激烈的批判所謂欠缺政治熱忱的人，大字報重新出現於鬧市街道的牆壁上，更否定那些剛經過勞改的高官們，說他們是在準備為資本主義修正派復辟；其實此際人民已沒有再去支持一場革命運動的熱

忱，私下更憂慮著會不會再度失去因鄧小平復職才得以改善的生活狀況。

1976年4月5日清明節日，大家都會按傳統在這一天去祭拜祖先及掃墓，這節日快到之際，在北京有不少膽量比較大的人就到天安門廣場裡的革命先烈紀念碑前去獻花，或者放置白布輓聯去紀念周恩來，隨著時間愈接近清明節，花圈及輓聯幾乎快佔滿了整個廣場，學生和知識分子手臂上戴著黑布臂套，在長安路排著長長的隊伍去向周恩來致哀思，本來這是很單純的紀念活動，可是很快卻轉變成巨大的示威行動，針對著激進派發出怒吼，他們的呼聲傳進了中南海共產黨高幹的耳中。

就在清明節當晚，武裝警察和激進分子聯手清除了天安門廣場裡所有的花圈和輓聯，並驅散示威的群眾，過程中發生衝突，於是逮捕了一些民眾，副總理鄧小平被指責是示威事件的幕後指使者，於是他再度被迫下台，階級鬥爭又在全國各地展開，不過這次務實派卻沒有輕易放棄。

3個月後，7月底唐山發生了一次強烈地震，該地位於北京東南約90公里處，是中國最大的煤礦區，這個地震將整個城市夷為廢墟，死亡人數超過25萬，造成整個地區人民的驚恐，大家都露宿街頭直至餘震停止，接著一顆巨大的隕石在唐山東北方吉林省墜落，這些不尋常的事件發生遂轉變了人民對階級鬥爭的注意力，甚至認為這象徵著一個朝代將崩潰的不祥之兆，在中國4千年的歷史中有不少類似的記載。

9月9日下午5時，修護工廠的擴音器突然

響起，要所有人停止工作，準備收聽一項重要消息，隔了幾分鐘，黨委用悲傷的聲音宣布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又過了三個星期，江青和她的四人幫被拘捕，人民高興得在街上慶祝，鄧小平又恢復副總理的職務，從此，務實派逐漸重掌了實權。

此際大多數人民都很高興，不過華國鋒在共產黨裡的資歷比較淺，同時人民也對他一無所知，當他繼承了毛澤東的遺職後，就命令全國人民要嚴格遵從「毛主席的思想」，服從「毛主席的指示」，華國鋒似乎沒有強而有力的支持力量，更謠傳說他是毛的私生子才得以接任主席的位置，激進派為了想保持從「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所獲得的利益與特權，所以讓華國鋒掌權，以保護他們既得的利益。而葉常棣既不是激進派，也不是務實派的人，所以他得以悠閒的繼續看著他喜歡的英文書刊，沒有受到任何干擾。

到1977年的春天，老蘇來看葉，他說：「我聽說你每天都在研讀英文」。

「是啊！我看英文雜誌來打發時間。」

「那你會不會把英文翻譯成中文呢？」

「那就得看是那種英文了。」

於是老蘇就拿出幾張英文的紙張給葉看，這是美國某一雜誌的一篇文章，報導美國幾家飛機製造廠如何競相爭取發展新式戰鬥機的情況，經過三年激烈的競爭，一家名叫「通用動力」的飛機製造公司終於擊敗了「諾斯洛普」公司成為勝利者，已定於1975年初開始大規模生產，此型戰鬥機被命名為「F-16」；從葉到大陸後這是第一次看到有關飛機方面的報導，對一個軍機飛行員來

說，這確實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題材。

葉毫不猶豫的說：「好，我很願意試試看，不知道你多久要用？」

「我並不急著要，你翻譯好之後再給我好啦！」

以前葉曾飛過最快的飛機是RF-101巫毒偵察機，它可以飛1.2馬赫，也就是1.2倍音速，他很驚訝F-16居然能飛到2倍音速，更能承受9個G的重力加速度，即9倍的地心引力；一般戰鬥機能承受的G力都在7.33左右，這表示F-16在空戰中具有更優良的性能，它的駕駛桿裝在座椅右側儀表板上，與一般傳統的駕駛桿都裝置在飛行員座椅前飛行員兩腿之間的地板上不同，許多與作戰相關的電門或按鈕也附著在駕駛桿或油門手柄上，因而飛行員無需伸長了手臂去改動這些電門，沒有樑架的泡形座艙罩使飛行員的視野也更清晰了，更有許多新的設計，像線傳飛控系統，抬頭顯示器等，真超出了葉的想像，因此也格外引起了他的興趣，花了許多時間和心血，終於在二個星期之後把整篇文章翻譯成中文。

葉隨即把翻譯好的中文稿送到蘇的辦公室去，雖然蘇不懂英文，不過他仍然說：「翻得非常好，謝謝你，老葉。」

又過了一段時間，蘇又帶了一本美國空軍的軍語字典來要請葉幫忙翻成中文。

「老蘇，你不是開玩笑吧！這實在太高估了我的能力，這是一本字典，200多頁，更有許多專用名詞，你認為我有能力把它翻譯出來嗎？」

「老葉，你太謙虛了，我們負責部門看

了你翻譯的那篇F-16的文章翻譯得非常好，並且說你是我們空軍裡唯一懂得美國空軍軍用術語的人。」

「這確實是一件大事，我怎麼能夠在目前的情況下去做翻譯工作呢？白天在工廠做工，下班到房間裡既沒有個人的書桌，幾個人也難得有清靜時刻，叫我怎樣能安下心來作翻譯工作呢？」

「這些你不用擔心，我都可以替你安排的。」蘇一口答允了他的要求。

一星期後，葉被調到工廠維修部門專管電器系統的技師作副手，搬到一間比較好的房間去，僅二個人住，有二張書桌和椅子，並有衣櫃，葉和一位領班同室，薪水也增加了，每月可領人民幣56元；葉想到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好好的請蘇吃一餐飯，中國社會向來重視人際關係，而蘇是他目前唯一的關係人物，因為蘇能夠接觸到那些掌權的高幹，而高幹正控制著他的命運。

在一般情況下電器維護部門的工作不多，有時候技師帶著葉一起去做些修復電路或更換保險絲的工作，偶爾會上天花板或電線桿上去整修電路，除此之外，葉都可以留在房間裡去做翻譯工作或者做自己的事，日子比以前過得好很多。

度過了1978年春雨綿綿的季節，人們又開始包粽子準備過端午節了，葉的翻譯工作也到了重新編輯和訂正錯誤的情況；蘇替他帶來了更多的好消息，蘇對他說：「老葉，要恭喜你啦！本黨已決定派你去武昌的華中工程學院當講師。」

「老蘇，你真把我給弄迷糊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葉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會讓他去一間工程學院當講師，所以覺得很困惑，以他的政治背景，竟然會被共產黨重用，真有點不可思議。

「老葉，你要知道情勢是隨時在改變著的，鄧小平要求本黨重視專業人才，他曾說：『不管是白貓或黑貓，會抓耗子的就是好貓』；現在學院已經正式招生，不論報考者的出身是黑、白、紅的家庭都可以接受，學院也要求各界推薦有學問的人去教學，所以我們單位特別推薦你，而且已被接納。」

「那我該怎麼辦呢？」

「你等接到了正式通知後再說吧！你要知道，講師每個月的薪水有人民幣100元左右，幾乎是你目前的所得的一倍，我想該慶祝一下了！」

這晚他們出去大吃了一頓，除了蘇以外，葉也邀請了黨委，修護工廠主任和電器技師與幾位同事一起去，葉慷慨的用了他一大半的積蓄去支付這場盛宴的費用，所以是賓主盡歡。

盼望了二星期，正式通知仍未到達，於是葉就打電話給蘇：「老蘇，你有沒有扯我後腿？為什麼到現在正式通知還沒有收到呢？」

「這好像有點不應該，我知道省革命委員會早就核准了你調差的命令，不知是否有激進派的人故意刁難，延誤了作業或等待賄賂，不過你不用著急，讓我來處理好了。」

果然不久後，正式調差的通知終於到達了。葉騎著腳踏車穿越橫跨長江的大橋到學院所在地去，校區的狀況大致與三年前來參觀時相似，那時潘引以為傲的住宿環境仍無改變，不同的是各種革命性的標語都不見了，那幅毛主席巨大的肖像則依然懸在最顯著的地方。

葉向外文系主任報到，他姓江，他接待葉的態度看起來不夠熱忱，客套過後，江作了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他在抗日戰爭時在武漢大學就讀，後來在四川畢業的，隨後加入共產黨地下活動，到1950年才正式成為共產黨員，他在這麼多次政治運動裡從未遭受過批判，他說那是因為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轉變，他永遠徹底的遵從黨的路線；葉心想這真是一個老狐狸，一定要多留意些。

接下來，江也很有禮貌的向葉提出有關他背景的問題，想必江認為從一間修車廠調一個工人來當學院的英語講師，實在是很不尋常，葉一定與黨中央高幹有特殊的關係，不過他懷疑葉是否真有能耐來教英文課，在和葉的一番談話中得不到滿意的答案，江只好結束面談，帶著葉去教職員宿舍去看看，並告訴葉下個星期就會有一間房間空出來給他住。

葉騎腳踏車來回了好幾趟才把所有的私人衣物都搬到學院來，分配給他的房間很寬敞，放了床和桌椅及衣櫃之後，仍然有不少空間，地上舖著地磚，很容易清理，雖然已有些裂縫，不過比以前的泥巴地好得太多了，後門通往廚房和廁所，是這幢房子裡住

的6戶人家共用的，鄰居一家多人也住在和他一般大的房間裡，所以他覺得很幸運，想起了以前公社的室友老金在他自殺獲救後曾對他說：「上帝替每個人都安排了一切」，這大概就是上帝為他所作的安排吧！葉決定要盡可能的去崇敬祂、榮耀祂。

在外文系辦公室裡也見到了另外二位英文副教授和其他三位講師們，這幾位講師是剛從大學畢業的所謂「工、農、兵學生」；副教授是在三年前由鄉村公社轉移回來的，經歷了長期的折磨和囚禁，消蝕了健康和意志，把教書當作混飯吃而已。

在華中工程學院裡，英文是唯一的外文課程，也僅僅在大學一年級才選修，在這一學年裡學生要學習閱讀英文的工藝書籍和寫些簡單的英文作文；江告訴葉可以從毛主席的著作、黨的文件或雜誌的英文譯本裡去找教材；葉用了許多時間去看這類書籍，想從中找些可用於教學的題材，不過卻讓他很失望，因為這些書很難找到與工藝有關的資料，其原因有二：(一)這是從中文翻譯成英文的，沒有原文參照，很可能讓這些從共產教條中成長的學生從中挑出毛病。(二)書籍的內容不是思想方面的，就是宣傳性的，都是共產八股，葉從心底就厭惡著，怎麼可能用開明的詞句去教學生呢？

距9月初開學剩下不多天了，所以葉決定在第一學期儘量增加英文文法的比重，這就不會牽涉到令他厭惡的政治問題了。

準備教材和批改作業，再加上每週固定的十二節課程，把葉忙得不亦樂乎，因為沒

有打字機，就要用鋼板寫臘紙印講義，發給學生用，所以就更加忙碌了。

葉覺得授課也使自己學得更多，因為要正確的解答學生的問題，就得去圖書館找參考書求答案，這些可能當年不瞭解的，如今則非弄清楚不可，所以他感到自己和學生同時都在進步著。

教書的生活雖然很忙，但社會上減少了政治鬥爭，整個國家的經濟也逐漸改善，使葉覺得很輕鬆愉快，1979年1月鄧小平首次正式訪美，人們都對這件事津津樂道，因為這是中美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後，鄧小平接受元首級的禮遇，其實他只是共產黨的副主席而已。

美國認知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國則視臺灣為一個叛亂的省級政府，以「臺胞」來區分從臺灣來投資或探親的人，他們知道臺灣的經濟很發達，和南韓、香港、新加坡被稱為亞洲四小龍，因而特別優待「臺胞」。

學院裡的同事也知道葉曾經是國民黨的軍官，幸而此時所謂的「與階級敵人劃清界限」的說法已淡化了，所以他們在日常接觸中也並沒有排斥他的情形出現。

時間在忙碌中過得特別快，就在中國新年前幾天，第一學期的課程正好結束，葉評定了學生大考成績之後，覺得自己也通過了考驗，自信足以當一個合格的講師。

由於學生們給予葉很高的評價，因而有許多家長就來請求他能教到他們子女的英文課，受到「一胎化」政策的限制，家長對

他們獨生子女格外關心，由於在文化大革命時剝奪了許多人受教育的權利和其它痛苦的經驗，所以他們不希望看到下一代也遭到相同的境遇，就想盡辦法使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葉實在沒有時間可以教更多的學生，只好很客氣的婉拒了；不過當歐陽女士向他提出替她兒子補習英文時就難以推辭了，歐陽女士是這學院的黨委，非常有權力，她的丈夫是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葉想最好不要得罪她，而且為她作點服務，可以多一個奧援；於是答應每週安排二個晚上去歐陽家為她兒子張廣華補習英文，張廣華此時是高一的學生。

武漢有「火爐」之名，夏天非常炎熱，教師們很幸運可以有2個月的暑假，葉在電風扇的涼風中可以好好的睡午覺，使他能夠在晚上氣溫低時得以多看些書或做其他消遣。

8月中旬的某一天，物理系的一位殷姓講師來邀請葉參加為了感謝曾經幫助他成功申請到美國一個研究所的獎學金而特地設的餐宴；葉記得在春天殷曾請他幫忙填申請表格和修改推薦書之事，現在得到了入學許可，下星期就要去美國深造。

宴會中大家都向殷道賀，就像一步登天似的，以為美國生活就如同電影裡所看到的一樣；殷也把辦理護照和申請簽證的困難情形告訴大家。

殷並不是享有特權的高幹子弟，能申請到獎學金出國深造，葉覺得政府對出國的管制似乎放鬆了一些，於是他就想到自己的事該請老蘇幫幫忙，就找潘的朋友去買二瓶白

蘭地和二條洋煙，專誠去拜訪老蘇；潘此時已大學畢業被派去廣東省一家發電廠工作，他的朋友也都認識葉，所以很快就將洋酒和洋煙送到葉處備用。

到了老蘇那裡，蘇收下了禮物之後說：「老葉，你對我太好了，不知道我能幫你什麼忙呢？」

「前幾天我參加了一個朋友的惜別宴會，他告訴我要怎樣去申請護照和簽證，我想政府有了新的出國政策，不知道我是否有機會回臺灣去探望父母，請你和老葛連絡一下，看他能不能再考慮一下我的問題？」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回臺灣去，由於你的情況特殊，你記得三年前我們也談過這問題，我說政治氣氛還不明朗，其實我並沒有把全部狀況告訴你。」

葉記得他的確是這麼講的，想不到他還保留了一些話沒有講出來，因而葉認為那是說務實派和激進派之間的鬥爭情況，而蘇接著說：「老實告訴你吧！從離開紅旗公社轉到修車廠的時候，有300多位前國民黨官兵在鄧小平的命令下從各地監獄或公社被釋放出來，其中有10位將軍請求回臺灣去，因為他們的家屬都在那邊，在他們到香港之後，就向國民黨駐港的機構申請回臺灣，他們苦苦的等待著，卻一直都沒有消息。」

這不過是蘇想勸阻他而已。

蘇又說：「你絕對想不到在好幾個月之後，我們的情報部門得到的情報是蔣介石說『國民革命軍的信條是不成功，便成仁，不歡迎戰俘回來』；當時蔣介石已很衰老，體弱多病，快到生命的盡頭，所以沒有一個屬

下敢為這些老將請命，致使其中一位將軍在失望之餘，在香港旅店裡自殺身亡。」

葉聽了一席話後沉默不語，因為他不能確定這究竟是不是真實情況，他想即使是真的，現在蔣介石已逝世，情況是否有改變呢？不過他依然沒有對蘇表露任何態度。

蘇繼續說：「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前些時候我開會遇到歐陽，她對你推崇備至，所以你在學院的前途一定非常好。」

新的學期又開始了，葉又恢復了繁忙的教學生活，他每天都在看報，偶然可以看到一些新文章，報導政府主導替曾在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它的政治運動中被誣陷的受害者平反，因而許多高官恢復了舊職，也補發了這些年被取消掉的薪資待遇；1980年2月發生了一件讓葉不敢相信之事，那就是共產黨竟正式宣布撤銷對劉少奇主席所有的罪名以及處分，這真是遲來的正義，因為大家都知道劉少奇之死完全由於毛澤東不准為他提供醫療所致。

葉和一位同事聊天時說「大家都知道劉少奇早已死了，再作這樣的宣布根本沒有實際意義。」

「老葉，你不知道這種情形在中國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挖壁洞』；如果這案子沒有加以澄清的話，劉少奇的後代子孫都會被列為叛徒、內奸、與二賊的家屬，將會永遠受歧視的。」

許多在不同政治運動裡被處分的有名學者和科學家們也同時獲得平反，重新恢復良好的地位，其中一位就是這間學院的教授錢

偉長博士，他是美國麻州理工學院(MIT)的博士，也是流體力學的權威，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學者，在1950年代回歸中國參與建設新中國的工作，後來竟被譴責為右翼分子，飽受勞改和羞辱的痛苦，幾年前才獲得平反，政府宣布取消所有對錢博士錯誤的批判紀錄，恢復他的名譽，這確實提高了他的士氣，使他用全部精力投入教學與專業研究工作，他正計畫要出一份刊物－中國的流體力學－將中國學者所研究得到的成果提供一個發表管道，也同時能分享他人的研究心得的機會，並準備發行英文版，希望藉此和其他國家的學者交流；錢博士在他系裡選了二位副教授替他主辦的英文刊物作編輯工作，手稿經過審核和編輯後，將最後的定稿送給錢博士親自核定；不過他對系裡這二位副教授的翻譯能力感到大失所望，簡直不能給外國學者看，於是他就把手稿分發給外文系的教授們，看他們是否能幫忙他修正手稿的錯誤，當所有手稿送還給錢博士之後，他決定請葉來擔任總編輯的工作，因為他看得出葉是全心全意在修正手稿的錯誤，而且水準也比其他人高，錢請校方升葉為副教授，以免往後在領導另二位副教授時有點尷尬，這真是非同小可的建議，外文系主任和學院院長都對這升遷之事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葉擔任講師才三年就升副教授有些不妥，但是歐陽黨委卻持不同意見，大力支持葉升任副教授，因為歐陽的權威，沒有人敢再唱反調，葉遂於1981年夏天得到意外的升遷。

(下期待續……)

作者簡介

華錫鈞先生，備役上將，民國14年生，江蘇省無錫市人，空軍官校第26期，美國普渡大學航空工程博士。民國35年進入空軍官校，民國37年隨校來臺，民國38年畢業後留校擔任飛行教官，民國42年調任第三聯隊第28中隊擔任飛行官，曾參加過「八二三」等多場台海戰役，由於飛行技術精良，民國48年被選拔赴美國德州拉佛林基地接受U-2飛行訓練，返臺後任第35中隊飛行員，71年11月任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主任，後任中山科學研究所副院長，78年10月晉升空軍二級上將。後被聘為總統府戰略顧問，並任漢翔航太公司副董事長，現旅居於美國。

沈宗李先生，民國21年生，上海市人，空軍官校第36期，曾於空軍第4大隊及第35中隊服役22年，曾參加「八二三」等多場台海戰役，因飛行技術精良，於民國57年被選拔進入第35中隊，執行過U-2特種任務滿18次後，調派至越南擔任武官、國防部禮賓處任職，民國66年轉任民航，81年退休，85年移民加拿大，現旅居溫哥華市。

